

# 时光如水,记忆如磐

## ——怀念岳父柳志光先生

8月11日是著名书法家、烟台十大文化名人之一的柳志光老先生逝世百日。刊发这篇文章和照片,纪念这位可亲可敬的文化老人。

唐功文

岳父离我们而去了。直到今天,我都觉得这不是事实。每次回到岳家,总感觉他老人家还端坐在书房里浏览书报或凝神挥毫。及至醒悟过来,知道这只是幻觉,巨大的悲痛就会袭上心头,久久难以平复。

岳父和先岳母养育了四个女儿,晚年和岳母魏笔筠女士结合,岳母这边,也是三个女儿,被朋友们开玩笑地称为“七仙女”。岳父对女婿们从生活到事业都极为关心,但他从不长篇大论地说教,有时不过寥寥数语,就能点拨我们认识问题,开阔眼界。岳父爱酒,善饮,在朋友中间极为出名。岳父饮酒的情态,欧阳中石先生描述得最为生动:“每与朋友会,相约举杯,彬彬如仪,将至唇吻,双目微闭,轻轻呷之,再微微眯起,似细品味,似快意无限,真如活神仙之融融陶陶。”巧合的是,岳父的女婿们也都有些酒量,每逢家庭聚会,岳父总是慈爱地笑着看大家畅饮,即使偶尔有人过量,也从不过问。近几年,岳父年事渐高,用过饭后,他就会和岳母起身离席,为的是让女婿们少些拘谨,但不忘叮嘱说:尽兴就好,一定别过量啊。

岳父对女婿很信任,也很倚重。岳父岳母的书画作品几次结集出版,我都参与了编辑和服务。平时岳父自撰的楹联、诗词等,也常常让我们给提提意见。当获得别人好评时,岳父总是笑着说:这是我女婿帮着润色的。2005年,一位素未谋面的柳姓宗亲编撰《胶东柳氏族谱》,登门求教,岳父应邀题写了书名,又看了书稿,觉得尚不足以成书,就说:让我二女婿帮你一下吧。看似平常一句话,包含了莫大的信任。为了老人家这句承诺,我用了几个月的业余时间帮助考证、整理,总算完成了任务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起,为了促进书法在全社会的普及,岳父和同道们常年在基层奔波。那时我到各县市区出差,经常能和岳父不期而遇,当时的宾馆多数没有空调,炎炎夏日,岳父和一班书法家们汗流浹背地挥毫泼墨。还有一年冬天,岳父和几位书法家在乡间路上被风雪困到半夜,多亏了当地村民救助脱险。岳父还多次组织了

烟台和兄弟市的书法交流,并与韩国、日本、新加坡等国家开展交流活动。这些活动促进了烟台整体书法水平的提高,也起到了宣传烟台的作用。

对于烟台书法界的同道,包括初习书法的爱好者,岳父都不遗余力地提供帮助。素未谋面的书法爱好者造访,他总是热情接待,细心品评人家拿来的书法作品,提出中肯的意见。一次,我陪岳父观看我市几位中青年书法家的作品展,和一般人的走马观花不同,岳父拄着手杖,在每一幅书法作品面前都驻足细细观赏。百多幅作品,他足足看了两个多小时。我从岳父这一举动中,感受到了他对烟台书法事业,特别是对中青年书法家们的关切和期望。

多年来,岳父和许多著名书法家、画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情深谊笃者如欧阳中石先生,对岳父一向以“兄”呼之。1997年,《柳志光书法》出版,中石先生为之作序,开篇即道:“于长者,有敬而畏者,有敬而欲远者。志光先生者,则是余敬而欲亲,欲近,欲与之游之长兄。”中石先生此序如行云流水,一气呵成,堪称书文双绝。2002年,岳父岳母联袂出版伉俪书画作品集,依旧请中石先生作序,2006年,中石先生又为“柳志光 魏笔筠书画藏品陈列馆”题写了馆名。书画名家韩庆生先生卓尔不群,独与岳父惺惺相惜。烟台籍的书画名家如孙其峰、权希军、邹振亚、邹德忠等先生都和岳父相交多年,情谊堪比手足,这些名家对烟台的书法事业都给予了很大帮助。

多年来,岳父对于烟台书法事业的贡献广为大家称道,而岳父则认为,自己从书法事业中获益良多。多年临池,他不仅在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峰,更通过研习书法修身养性,品德修养达到了至高的境界。即使晚年,只要是书法界开展的拥军、扶贫、助残、送文化下基层等公益活动,岳父都积极参与。直到去年6月27日,岳父还出席了庆祝“神十”飞天成功的笔会。虽然他的书房里张挂着中国书协和山东省书协规定的书法作品润格,但慕名求字者真正馈赠润笔的,少之又少,岳父对此也并不在意。他更公开言明,凡是为自己求字而非营利,特别是离退休老同志,尽可能有求必应,绝对分文不取。岳父此举,对同道影响颇大。所以岳父经常说,烟台的书法家们清贫,我有责任。

2000年,岳父和魏笔筠女士结合。两位老人在各自生活中都经历过丧偶之痛,暮年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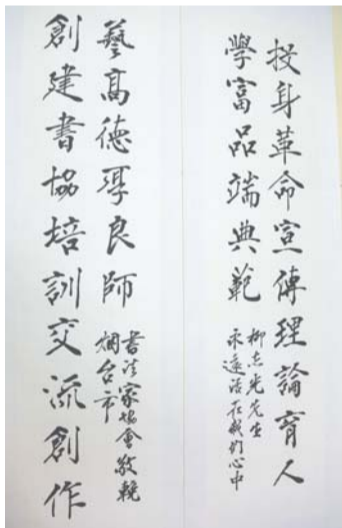
合,幸觅知音。二老初识,岳父出版的《柳志光书法》令出自丹青世家的岳母青眼有加。婚后,二老各自在书画艺术的园地里勤耕不辍。日常生活中,岳母对岳父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。岳母擅厨艺,岳父的膳食,一粥一饭,一菜一羹,岳母都精心调制得美味可口、营养均衡。岳父长期睡眠打鼾,因缺氧所致,成日昏昏欲睡。后经医生建议配戴呼吸机,但呼吸机需要精心调试,在使用过程中还要随时监护。每个夜晚,岳母都要将呼吸机调试准确,给岳父戴上。待岳父入睡后,岳母才能就寝。夜间还要不时查看呼吸机运行情况。由于岳母的精心护理,岳父的睡眠状况改善极大,白日昏睡的症状奇迹般地消失了!

2009年,岳父做了肺减容手术,一年中辗转青岛、烟台数家医院,住院时间长达八个月,岳母始终陪伴在侧,形影不离。子女们深恐累倒了老太太,争着要值夜班,可是岳母说:只有我最熟悉你们爸爸的病情和他的起居习惯,守在他身边我才放心。岳父对岳母的关心和照顾也无处不在,岳母幼承家训,工笔画技法造诣颇深。岳父对岳母的创作给予了大力支持,经常邀请方家进行交流切磋,使得岳母的绘画技艺在晚年更上层楼。岳母的每一幅绘画都由岳父题款。岳母作品的立意、布局、绘画技法和特点,岳父都能娓娓道来,如同自己的作品一样熟悉。我的脑海里经常定格一幅岳父岳母出行的画面:二老十指紧紧相扣,缓缓前行,从中透出的相知相依的至高境界,令人为之动容!岳父岳母的仁厚品格也深深感染和教育了后辈,女儿女婿和孙辈们坦诚

团结。岳父生病住院期间,全家人精心照顾,岳母的女儿们每天陪护在病床前,外人眼里,女儿们个个皆是亲生。2006年,岳父将平生收藏的名家字画二百多幅,连同二老精心创作的书画作品一百多幅捐献给岳父的家乡栖霞市。此举体现了二老的高风亮节,也展示了子女们的豁达和无私。

2007年,岳父被评为“烟台十大文化名人”之一。他说,被评为文化名人,更要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。岳父于2011年出版了六卷本的《柳志光书法》,作为一名有着六十五年党龄的老党员献给党九十华诞的贺礼。时任烟台市委书记孙永春同志高兴地为该书写了序言。

岳父既是家中的长辈,又是我人生的导师。岳父和我之间,既是翁婿,又是忘年交的知己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心头的悲伤或许能逐渐平复,但岳父留下的精神财富将会一代代传承下去,我们对他的思念也会绵延不绝,直到永远。



烟台市书协挽联

## 好人秦师傅

王吉刚

我和周警官在码头派出所值班,晚八点三十分左右一中年男子推开派出所的大门,刚一进门,就大声说:“我找警察,我捡了东西。”中年男子气喘吁吁,操着一口浓重的鲁西南口音,看上去五十多岁,头发稀疏,矮瘦黝黑,但声音洪亮,目光有神。

我和周警官接待了这名中年男子,给他倒了杯热水。中年男子叫秦家来,山东滕州人,现年五十岁,全家(老婆及儿子儿媳)在烟台打工,暂住在黄务。他在回家的路上捡到一驾驶证,内有银行卡、身份证、烟台市民卡、港航局工作证、打捞局乘车证。证件显示失主为烟台港航局的于长俊,只是没有于长俊的联系电话。“失主一定很着急。”秦师傅心想。焦急地在原地等了半个多小时,不见有人来认领,已经到了晚饭时间。秦师傅毅然决定:先到烟台市港航局打听于长俊,将物品归还后,再回家吃晚饭。骑上破旧的自行车,秦师傅走走停停,一路打听,足足骑行了三十多里路,还是没有打听到港航局的地址和于长俊的消息。这时已是晚上八点多。秦师傅突然想起捡到的证件中有一张打捞局的乘车证,秦师傅曾经在烟台造船厂打过工,对造船厂邻近的打捞局很熟悉,于是他骑上自行车直奔打捞局,等到了打捞局码头派出所已经是晚上八点半了。

根据秦师傅提供的情况和捡拾证件的情况,我们立即通过公安网查询于长俊的电话,没有结果。我们又拨通了烟台港航局的值班电话,向值班员讲明了情况,值班员告知了于长俊的手机号码。我们迅速拨通了于长俊的手机,得知他在地出差;向其讲明情况,于长俊十分感激,告知我们:让其朋友来派出所认领丢失的物品。

望着这个矮瘦黝黑、饥肠辘辘的中年男子,我对他肃然起敬。愉快地跟我们握手道别,秦师傅熟练地骑上他破旧的自行车,渐渐地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。

这个好像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穿越而来的中年男子,那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,已经褪色的旧棉服,显得似乎与这个开放的现代化城市格格不入;但他的助人为乐、淳朴善良,却散发着极大的正能量。没吃晚饭,为将物品交还失主,骑自行车往返三十多公里的路程,着实让我由衷地佩服、深深地感动。

秦师傅,你就是当今社会的雷锋,你就是当今社会的好人。我相信:好人一定有好报,好人一生平安!

# 教室门前的大水缸

姜磊

天气渐渐热了,而关于高考的信息也日渐升温。每天翻开报纸,看到一篇篇高中生的热议,心里就会有一种隐隐的羡慕,淡淡的感慨,甚至莫名的嫉妒。因为我想起了二十年前我们的因中,想起了我们那时沉重却安静的高考;想起了二十年前我们的高中食堂里四两的馒头,一毛钱的大菜;想起了教室门前的大水缸。

我的高中在莱州六中(掖县六中),虽说是一所坐落在乡镇的中学,但也是一所校风严谨、教学质量很好的高中。在当时大学招生很少的年代,六中每年都会将近十多个学生被重点大学录取,数目很是可观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县乡经济刚刚搞活,客观地讲,莱州六中的硬件条件当时和其他乡镇高中一样,普通到有些简陋。没有暖气,学生们睡

上下两层木板架起的大通铺,一个大房间睡二三十人,大家自带被褥,所谓“领地”也就是褥子的大小,冬天冷的时候,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就会“合铺”——钻到一个被窝里,把剩下的被子都盖上取暖。因为挨得很近,有磨牙的,说梦话的,就像在耳边一样;遇到睡觉不老实的,拎胳膊甩腿常常会把旁边的同学打醒,翻过身,大家都接着睡。那时乡镇还没有自来水,学校自己打的井,只有食堂锅炉有热水,然后学生宿舍前安了几个水龙头,每天早晚盥洗都排队抢水,所以宿舍门前记忆里一年四季是湿漉漉的,“连累”得宿舍也是阴潮阴潮的。

但,这些似乎并不是我们聚会时回忆的要点,因为我们理解成那个时代乡村中学的共性之处。而我们如今仍津津乐道的却是高中三年如何吃饭的问题,不是温饱的问题,

而是具有时代烙印的吃饭方式。

那时的食堂没有打饭的窗口,食堂很狭小,做饭的师傅也不多。所以,我们的一天三顿饭,每个班都要先从食堂领回来,再到班里分,不管是馒头,还是热菜、稀饭,四伙一个的馒头,女生一般会合伙订一个馒头,然后两个人掰开,掰得时候很仔细,小心翼翼,不能多也不能少,要恰到好处;分菜则是在教室外面的空地上,菜都盛在一个大铁桶里,同学们的菜盆则围着铁桶一圈一圈摆好,负责分菜的一人一勺,在众多双眼睛的监督下,力求平均,直到最后一片菜叶。吃完后的洗涮才会提到那口水缸。也许学校是为了节省学生们的时间,也许是自来水设施达不到,总之,结果是学校给每个教室门前放了一口大水缸,值日生的一项任务是每天抬水把大水缸注满。而

我们一年四季洗碗则用水缸里的水,稀饭的渣渣沉淀在缸底,时间久了都是厚厚的一层,大家相互都不嫌弃;特别是冬天,大家穿着厚厚的棉衣,冻得啾啾哈哈,端着饭盆走出教室,来到水缸前,先要用旁边的木棍使劲把结冰敲破,敲出一个能伸进碗的小洞,然后大家都从洞里掬水来洗碗。那时也没有消毒的概念,所谓的洗碗也只是冲一冲上面的饭渣,所以,即使是如此的境况也极少有抱怨的。

如今,我们常常会在聚会时回忆高中时各种趣事,常常会感慨那时水缸洗碗的方式,常常会感慨缸底积淀的厚厚的饭渣和菜叶,常常会感慨带着冰渣的刺骨的水,因为我们在很多记述那个时代的电影小说里没有看到类似的情节,就以为,那只是属于我们莱州六中的历史罢了,心底偷偷地自豪着。

## 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投稿热线:18653588630  
投稿邮箱:xingzouyantai@126.com  
投稿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收 邮编:264003